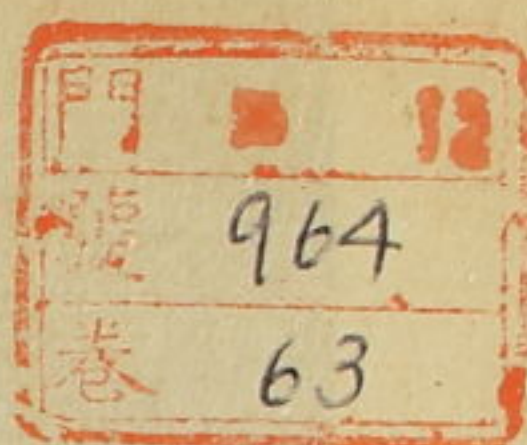


經義考



六三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 三

後蜀石經

易十卷

畧例一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二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十二卷

穀梁傳十二卷

論語十卷

孝經

一卷

爾雅三卷

俱佚

呂陶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
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朝皇祐中



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

張俞曰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事凡草創制度多襲唐軌紹漢學遂勒石書九經

席益記畧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昞作周公禮殿於石室東圖畫邃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昞始收殆嘗增易之今壁閒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僞

蜀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閒僞蜀刻石經之歲是爲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有三年矣

洪邁曰孟昶時所刻石本九經其書淵世民字皆缺畫猶避唐諱

雷叔聞曰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母邱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是歲實晉開運甲辰也蜀守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席益增葺爲記

晁公武曰石經周易并畧例十一卷

曾宏父石刻鋪叙作十二卷又畧例一卷

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璣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璣註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尚書十三卷偽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網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網爲網未知孰是毛詩二十卷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刊石周禮十二卷偽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禮記二十卷偽蜀張紹文書不載年月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

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註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爲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左氏傳三十卷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註傳爲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穀梁傳十二卷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偽蜀諱而缺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是田況乎論語十卷偽蜀張德釗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

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又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閒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邱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閒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偽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缺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人立石蓋

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摸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益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舛誤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以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畧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三十一科石刻鋪叙作二十二穀梁傳

一十三科石刻鋪叙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
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
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
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
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
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
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
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將必有考
而正之者

趙希弁曰石經周易十卷經注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石刻鋪叙經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二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
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臣孫逢吉書尚書十三

卷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

石刻鋪叙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

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

共七萬五千二百六十八字 將仕郎試秘書郎臣周德

貞書鐫玉冊官陳德超鐫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

千七百四十字

石刻鋪叙經四萬一千二百一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十四萬六千八百

十二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周禮十二卷經

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

石刻鋪叙經五萬五千八百五十一字

字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注

一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字

石刻鋪叙經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一字

共十三萬六

百九十三字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

十卷經注一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字

石刻鋪叙經九萬八千五百四

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九字

共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 卷首題曰御刪定禮記月

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

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勅注曲禮爲第二蓋唐明皇
刪定之本也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春秋經
傳集解三十卷經注并序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
石刻鋪叙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氏公羊傳十二卷經注一十三萬
一千五百一十四字石刻鋪叙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共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穀梁傳十二卷經注八萬一
千六百二十十字石刻鋪叙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不題所書
人姓氏論語十卷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石刻鋪叙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
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
釗書潁川郡陳德謙鐫字孝經一卷石刻鋪叙作二卷經注并序

四千九百八十五字

石刻鋪叙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

字不題所書人姓氏

石刻鋪叙簡州平泉縣令張德釗書但題潁川郡陳德

謙鐫字爾雅三卷

石刻鋪叙作二卷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

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武令昇鐫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以上
石室十三經蓋孟昶時所鐫故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
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惟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
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
畢又書將仕郎試國子四門助教州學講說何維翰將仕
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州學說書黃東儒林郎試祕書省校
書郎守華陽縣尉州學勾當王尚喆朝奉郎祕書省著作
佐郎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尉管勾州學華參奉直
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橋道勸農事及提

舉渠堰騎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解程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及提舉渠堰輕車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聶世卿提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兼本路勸農提舉渠堰公事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郎護軍借紫孫長卿益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曹穎叔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勸農使充益利路屯駐泊本城兵馬鈐轄提舉益利路諸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

曾宏父曰古文尚書三冊三卷蓋唐天寶末廢古書前傳本中汲郡呂大防得之宋次道王仲至家乃元豐五年壬

戌鏤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教官張大固等監刊 又曰益郡石經肇於孟蜀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襍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湊鐫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凡十卷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鐫古文尚書暨諸經考略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鐫字體清謹有正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證虞世南相繼為祕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蓋欲字畫清婉可以傳久是以自經傳

以後非士夫所書皆不著姓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頁蜀中又以翻刻入石黃長睿謂開元中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元宗時已罕得況今又六百年後耶

王應麟曰偽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官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奐又校注文同異為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又曰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陶宗儀曰張德釗孫逢吉張紹文周德貞孫朋吉五人皆善書後蜀廣政七年被選以右僕射母昭裔所校勘定孝經論語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模丹入石鐫置益

部德釗簡州平泉令逢吉國子毛詩博士紹文德貞朋吉俱祕書省祕書郎

楊慎曰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能表章六經立石成都洵有功於經學矣 又云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吳任臣曰蜀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於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貞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

按宋乾德三年收蜀送降款者通奏使伊審徵也

經義考 卷二百八十九
草降表者翰林學士李昊也自昊以下從降者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載句延慶續錦里耆舊傳而昭裔紹文朋吉逢吉德貞德釗皆不與焉

宋國子監石經

七十五卷

佚

江休復曰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

王應麟曰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又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之賜銀幣 又曰至和二年三月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

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又曰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詩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 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

周密曰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長編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叔

葉適曰瑞安沈彬老北游程氏師生閒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時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後世孫體仁閣以度焉名曰深明

朱翌曰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顧起元曰胡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詩自達魏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按宋史藝文志又有楊南仲石刻三體孝經一卷陳頤曰開封宋建都處予署府庠事見諸碑刻多宋時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

按宋太學石經在開封陳永之猶及見之惜末有好事者摹搨今則沈於黃河淤泥之下矣

胡氏元質重刻漢石經

佚

元質記曰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中郎不能到也然至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辨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

筆於其間不可知也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至取為柱礎為礮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不得一況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閒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宇文紹奕跋曰內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隸畫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人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永貽不朽按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酈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一字石經出於邕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

經以儒林傳考之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遺亡爾

姓譜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官至敷文閣學士

宋洪氏 适重刻漢石經

佚

諸道石刻錄漢石經遺字在越州治蓬萊閣

洪适跋曰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雒雍閩慮其遂泯沒不傳也予既輯隸釋因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庶幾見者有楚然之喜

吾邱衍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今亡矣

按蓬萊閣重刻石經詳見漢石經下

蘇氏^望重刻魏三體石經遺字

佚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正始中刻今在洛陽者皇祐癸巳蘇望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取其完者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終

孫 稻孫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 四

宋太學御書石經

闕

王應麟玉海曰紹興五年九月賜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庸篇廷試畢賜御書自此始十二年賜陳誠之周官十八年六月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二十一年五月賜趙達等大學二十四年賜張孝祥等臯陶謨二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三十年四月賜梁克家等經解篇皆就聞喜宴賜之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少

監秦熈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內出御書周易九月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澂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李心傳中興繫年錄曰紹興十三年十一月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國學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

截江網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皆畢因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玉海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

安石經置碑石於閣下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參政龔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絕古今五月磻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百官表請觀視從之

宋鑑知臨安府趙磻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曰太上於字畫蓋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猶帶隸體如太上宸翰冠絕古今參政龔茂良等奏誠如聖訓

經義考 卷二百九十一
陳騤中興館閣錄紹興十三年二月恭閱御書左氏春秋
史記列傳少監秦熺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祕書郎張漢
彥校書郎嚴抑張闡趙衛錢周材范雲正字洪遵吳芾各
進詩一首六月恭閱御書周易少監姜師仲祕書丞嚴抑
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趙衛各一首校書郎陳誠
之二首正字洪遵吳芾洪适潘良能沈介各一首十四年
正月恭閱御書尚書祕書丞嚴抑三首祕書郎張闡著作
佐郎錢周材趙衛校書郎陳誠之正字吳芾沈介各一首
十月恭閱御書毛詩提舉祕書省秦熺一首少監游操吏
部員外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嚴抑各二首著作佐郎錢周
材一首趙衛二首校書郎陳誠之一首正字沈介二首十
六年四月恭閱御書春秋左氏傳提舉祕書省秦熺著作
佐郎王墨卿各二首魏元若校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劉
章張本各一首

洪邁御書閣記略曰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
明聖武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
馬於世紛萬殊泊乎無一嗜翫惟翰墨裊域天縱神與不
舍食息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書凡幾帙帙凡幾
字一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
明當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徧以石本侈錫方
夏光天之內羣戴其書

曾宏父曰高宗即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
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
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

按此則紹興石經禮記未曾全寫

楊冠卿曰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尚經術親灑宸翰刊之翠珉蔭以豐宇聖人之經固已是正遺闕昭如日月傳諸無窮聖上臨幸兩學思有以盡寶藏尊崇之意且又建為傑閣揭以璇題棟宇翬飛奎壁煥爛窮今亘古未之前聞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潛說友臨安志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御書石經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五篇

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論語

孟子

陳基西湖書院記曰杭西湖書院宋季太學故址也德祐內附學廢今為肅政廉訪司治所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

吳訥曰昔宋太宗嘗曰朕退朝觀書外留意字畫雖非帝王事業不愈遊畋聲樂乎迨後高宗亦曰寫字當寫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繼出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總數千萬言刊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奉安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新安朱熹修白鹿書院奏請御書石經本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塔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後因改學為西湖書院歲久閣廢石經斷折零落洪武中移仁和學於書院然石經久廢

人莫知留意也宣德元年夏予出按於杭觀之慨歎廼以屬郡守盧君玉潤率教官生員收拾得全碑若干碎折若干一一補輳共得經碑百片昇置殿後及兩廡焉

楊一清記曰監察御史朝郡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石經者曰在仁和學因往視之多斥棄瓦礫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傾斥至是哉乃進杭州府知府晉江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閱誌籍蓋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即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年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石於學京兆尹趙磻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十四年復製宣聖洎顏曾以下七十二賢贊并李伯時舊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又以所製伏羲以來道統贊刻之附諸石經之末宋亡學廢

元西僧楊璉真伽謀運致諸石爲寺塔址賴廉訪經歷申屠致遠之力而止國朝洪武十二年即書院建仁和學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吳公訥慨石經殘缺屬知府盧玉潤收集之得全刻及斷毀者若干分麗其中天順三年改建縣學於今所其諸石悉徙以從四十年於茲宋君曰歲久而廢物理固然惟茲盛典廢莫之興則有由矣豈不以學宮尊崇於郡蒞茲土者朔望廟謁春秋釋奠亦惟知有郡學縣雖有學槩莫之至焉知所謂石經者而葺之乃檄府命移置諸石於府學焉屬留君理其事又命通判咸寧喬遷董工役因徙圖像於尊經閣下甃以瓴甃石經及表忠觀諸碑則徙於櫺星門北之兩偏周廊覆之旣甃旣堅其屋之數左二十有二楹右如之石之數圖像十有五贊

八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
觀諸碑十有四既訖工留君具書肅使者謁予記慨惟經
書之在世猶日麗天水行地不假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
久者也顧秦燔漢鑿之餘不絕如綫非常之變或出於意
料之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不憂託諸貞石以壽於
無窮亦維持世道計耳漢中郎筆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
經實與臨安後先並美今長安故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
棄至此凡吏於茲士於茲者將不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爲
君復仇撥亂慙德多矣史稱其博學強記繼體守文有足
嘉者理宗之嗣統無足齒錄然能表章先賢崇正學變士
習功不可少觀其所以圖不朽者而其所存可知已古書
家李斯鍾繇雖畔道君子猶取其長歐虞以降殘碑裂石

至一宮觀一浮圖之微世寶之如金玉矧茲文教所關非
崇長異端游心末技者比是固可重而高宗之書精麗有
法置之名家中亦烏可棄哉抑又聞長安古石刻尚多散
漫不一往往爲都民鑱鑿以至磨滅宋韓縝修霸橋督工
急民磨碑石以供之經此二厄存者遂鮮後直移至西安
郡庠保全至今夫寺塔之厄略同霸橋而郡學之遷其設
心行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厲修改每存乎其
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惟不肯爲亦固有
不暇爲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猷爲務關風教留君志
足以承上才足以濟心而任勞於下又有通判喬君故一
指畫之閒而百年之廢墜以集是固可書而謂後之人有
復不能嗣守而保厥成者則非今日之所知矣正德十二

年秋七月

文徵明曰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真伽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為塔址為路官申屠致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得況紙墨佳好猶是

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寶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為思陵書無疑正德十二年

郎瑛曰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壘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更學為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為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踣臥草莽閒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為不全之器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

州府學之廡

于慎行曰元人破宋用楊璉真伽之言將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臺為杭州推官申屠致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致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蓄書甚富號為墨莊

按南宋太學石經碑為元僧楊璉真伽取其材建白塔寺其僅存者明宣德二年常熟吳公訥於杭州府儒學築廊先師廟儀門外貯之崇禎甲申後廊圯乃嵌壁中左壁易二碑書六碑詩十二碑禮記惟中庸一碑論語七碑孟子十一碑右壁春秋左傳四十八碑共八十七碑東壁南有理宗御製序四碑當時臣寮如洪邁等記跋皆遺失不可復

問矣

宋吳郡石刻御書六經

佚

范成大吳郡志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趙彥操即六經閣舊址為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為郡庠壯觀洪邁為記

洪邁記略曰蘇為吳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喚始改建學室度置石經於大成殿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彥操即舊址為三楹兩翼三其檐為高六十尺為廣七十有五尺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識本末刊表樂石以誌不朽

楊氏甲 六經圖碑

佚

王象之曰六經圖碑在昌州郡學郡人楊甲鼎卿所著也
金太學石經

佚

王暉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曰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
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既廢舉皆散亂於
荒煙草棘中日就摧圯甚可惋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
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
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
容

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

于奕正曰金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刻春秋禮

記今磨滅不完

安世鳳曰石經自東漢以蔡邕名今并其搨本亦不存唐
序注孝經始刻石立臺而表章之功不足償離經之罪惟
文宗以羣經刻於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
淪於燕幾不能存迨正隆四年方爲耶律隆所修則石經
之所以長至今日者皆其功也其記字仿石經亦稍形似
夫以金人之凶猛宜不知經爲何如物而能樹立如此亦
可嘉也

按金時石經未審何年所刻殆移自汴京與石鼓
同也

元汴梁學修復石經

佚

李師聖記曰宇宙之爲宇宙造化之爲造化皆一實理主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在迨我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修之集羣聖之大成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爲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搏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

近代辟雖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者蓋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寮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卹將七十餘年於茲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絕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精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知高出前古雅知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

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真與二帝
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
乎不刊之典爲業雕蟲者磔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
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
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旣完復學
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
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爲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
經與四書之爲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
行乎天地之間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
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
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
以生道而福其身姑卽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頰面而彈冠
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用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
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顧所必去而況神明之府得容
私欲之僞而爲蠱於中邪苟爲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
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已矣是理也中庸一
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茲乎此不肖之所與聞
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終

曾孫振祖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 五

宋高宗御書乾卦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高宗書乾卦并羣臣書諸卦繫辭秦梓刻在漂陽

唐蕪湖縣篆書易謙卦

存

陶宗儀曰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少監唐三百年以篆稱者惟陽冰獨步

曹昭格古要論曰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字方三寸大
四扇板門在太平府蕪湖縣民家

楊慎曰陽冰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
十餘多構別體乃以誨代謙按說文誨多言也从言冉聲
地名有誨邯縣汝閭切謙敬也苦兼切音義不同相去千
里乃以充乏衍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豈
知千載而下為識者所勘邪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曰唐謙卦篆刻李陽冰書大小三種
在蕪湖民家

按葉氏萊竹堂書目載之

宋臨安府磨崖家人卦

一卷

存

宋鑑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
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能彷彿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
置之座右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
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
禮而無纖毫遺憾者也

葉紹翁曰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
溫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
富麗多淫靡之尚其於齊家之道或闕焉故司馬公書此
以助風教非偶然為之也

周密武林舊事曰南屏興教寺舊名善慶有齊雲亭清曠
樓米元章書琴臺及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樂記篇

後人於石傍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

吳自牧夢梁錄曰南屏山怪石聳秀中窅一洞上有石壁如屏幃可愛司馬溫公書家人卦刻之石見存其跡矣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曰杭州邵皇親墳吳越時法因寺基也後山壁上有司馬溫公篆家人卦遒勁可觀

按篆書家人卦今在淨慈寺之西歲在辛丑予與同里曹侍郎秋嶽山行見之其旁題名尚多惜未克摹搨卦後書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一段又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一段泗水潛夫謂非涑水書然以宋鑑證之似屬公所書矣

宋休陽縣磨崖兌卦

未見

曹學佺曰休陽縣治古城淳熙中縣令鄒補之磨崖隸兌卦本文于山上因名兌卦峰

朱子

熹

石刻易繫辭

未見

王佐續格古要論曰朱子書易繫辭自易有太極至易逆數也未有朱熹書蔡元定刊字正統三年舊刻漫滅知府周鼎重刊

程敏政書後曰右晦菴先生書繫辭易有太極以下百十有二字西山蔡氏刻石在常德府學字有小失真處殆翻刻本也今先生八世孫婺源司訓貞復以鐫梓惓惓手澤不忘可謂賢矣此乃聖人微言經世啓蒙所從出而西山

皆與討論焉固宜其得之深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學者豈可自安於凡近而不沈心於此哉

宋昌州石刻六十四卦象碑

佚

王象之輿地碑目曰六十四卦象碑在昌元縣

宋道州石刻太極圖

未見

曹昭曰周子太極圖說石刻一在南安府學一在撫州府學一在道州

明凌雲山石刻易圖

五篇

未見

杜應芳續全蜀藝文志曰嘉州凌雲山注易洞主事安佑讀易於此知州梅羹題額陳嘉言作序銘袁子讓刻注易五碑一圖龍馬象河洛數義文卦序二圖卦位及先後天三圖直日及大小父母四圖外循環內變通渾天六位卦納甲五圖圖倍乘方因重及卦氣運世配方司化洞正方可坐數十人

按安佑四川嘉定州人弘治壬戌進士

張氏貞古文尚書石刻

佚

晁公武曰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進或作延士張貞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奧纂之類學者可不知

與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
盛熙明書法考曰古文尚書乃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全不合古

明太僕寺石刻回命

一篇

存

王世貞跋曰周禮太僕秩下大夫孔氏以下大夫無稱太者定為中大夫要之非甚貴倨也乃穆王於回而特命之至嬖於大司徒而俾之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又戒以慎簡乃寮毋昵匪人則亦重矣第讀其詞則若後世所謂奉車駙馬都尉職耳其於攻執撫和禁羈驅縶之責無與也夫以穆王之賢一侈心啓而七萃之士高奔戎輦應之八駿之迹徧天下而莫顧返是時伯回者無論其人在否躬命之而躬與之左甚可慨哉夫子所以刪書而不廢者非特以其文也

按回命石刻在太僕寺解吳人周天球所書勒石在萬歷甲戌四月

石刻魯頌駟篇

四章

未見

魏正始石經大學偽本

一卷

存

許孚遠曰余觀石經大學編次殊不可曉二千餘年忽有此本多出好事者爲之也

毛奇齡曰大學石經今世所行係唐開成閒所鏤石雖非漢熹平蔡邕舊跡然與鄭注禮記原文竝無異同至明嘉靖閒忽有魏正始本石經出於甬東豐考功坊家其文但有變纂不分章節增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一十八字其時海鹽鄭端簡曉從同邑許黃門相卿宅得其書極爲表章其言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爲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考魏史正始中諸儒虞松等校過石經魏邯鄲淳鍾會以古文小篆八分書之於石豎在漢碑之西則魏正始中原有五

經書石之事其云政和則宋徽宗年號係政始筆誤第是時無衛覬名衛覬者衛瓘之父經典稽疑據傳謂覬當以太和三年死死時虞松年十五鍾會方五歲斷不能同時作書且鍾會母張氏傳稱會十三頌周禮禮記則禮記之行斷不俟會之書而始傳於世其言之紕漏不辨自明至萬歷甲申南戶曹唐氏伯元得其書於吉安鄒氏遽疏請頒布學官會其疏以別事與中貴忤遂駁奏不行然其疏詞則有云石經大學魏虞松受之賈逵逵父徽與其師杜子春俱受業劉歆當漢武時周禮出巖屋閒歸祕府五家之儒皆不可得見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其後逵官中祕又注禮記傳義詁及論難百萬餘言爲學者所宗於時友人鄭衆與逵各有解而馬融推逵獨精故逵解獨行於

世衆解不行考漢史賈逵傳逵但受春秋爲春秋五家說并周官傳竝不受禮記爲禮記傳義此皆借逵傳舊文影射立說如周禮出巖屋閒即周官也五家之儒即春秋五家也其爲傳義詁即春秋之傳義也唐氏不明五家爲何家周禮何禮謬加禮記二字於傳義之上固屬可笑且當時有兩賈逵一在熹平閒受春秋者一在政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馬融相推逵解獨行之事此真囁語也又其言曰若注疏大學則東漢鄭玄受之摯恂馬融而傳自小戴聖聖出自后蒼孟卿蕭奮奮本之高堂生是爲高堂古文當時以非祕府藏不得與錄夫禮記出自高堂固自可據然竝無高堂劉歆兩本兼行之事且慶戴三家皆立博士而小戴所傳當時已著爲經其曰非祕府不錄何以稱焉

毛先舒曰石經大學出於嘉靖時豐道生自謂家藏魏政和中石榻古文云其本傳自賈逵復有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此本是也方石經大學本出一時諸公尊信之者管登之著其八不可易唐伯元奏請欲以易天下學者所習朱子章句本王元美則謂其不可信楊時喬刻大學三書以駁其僞周從龍亦著遵古編謂大學當復注疏古本以王文成守仁之論爲歸考魏無政和年號斷石經爲妄且謂其有四大拙以攻管說第石經本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則從龍更從之

謂舊原有之為唐宗削去者今自應補入又以誠意章有曾子曰則從賈逵定以為是子思之書道生并有石經中庸民鮮能久矣句後便接道其不行矣夫通為一章辟如行遠章在費隱章後鬼神為德章在達孝章後則從龍又盡宗其本且自謂幸得聞之若寐而醒蓋未免自相矛盾焉豐道生初名坊字存禮嘗官考功後廢人故目為狂生者也

南京國子監石刻大學

未見

安世鳳墨林快事曰樗寮子書大學首簡祭酒程公刻之南雍之東序

韓氏滉石刻春秋通例

一卷

佚

陸龜蒙曰貞元中韓晉公嘗進春秋通例刻之於石王象之曰韓晉公春秋通例石刻今在潤州文宣王廟唐石臺孝經

四卷

存

張昔孝經臺賦曰孝惟行先教實理本故宗探宣尼之旨為聖理之閫爰索隱以鈎深或詞約而意遠然後勒睿旨於他山之石樹崇臺為儒林之苑天文煥發知孝道之克宣微旨高懸示仁風之已返上崇君德下達人情王猷玉潤帝典金清諠雖刑于子道理實暢於家聲施之於人

風俗可移於孝理懸之於教日月方比於貞明不然何以
倬爾孤標介然守正金字累累以條貫銀鈎歷歷而交映
故嚮之者修睦就之者起敬斯乃示生民之大端仰高山
之景行至哉聖化本本元元酌其旨而薄俗可厚毗於政
而理道可敦故政以肅教爲尊非無詩書始務陳其行本
非無貴賤心願宗其化源且高而不危者尚乎臺磨而不
磷者莫如石揭貞質於庠序殊祕府之竹帛諒乃侔天地
而始終豈特垂載祀於千百靜而繹思文固在茲一人有
作比屋允釐覽君君臣臣之閒則心乎愛矣於尊尊卑卑
之道則學而知之矧乎雕琢成章區分式序方隅而不失
其正篇次而各得其所三千子之鼓篋邈矣具瞻十八章
之箴規揭之備舉乃知孝理馨香有時而彰不壞不朽化
被無疆所以播弘休於玉葉表嗣子於明王故曰孝者天
之經也宜乎配地久而天長

趙明誠曰明皇注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

陳振孫曰明皇孝經注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
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
實天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知鎮江以其本
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學宮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
豈偶未之見邪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按唐
志作孝經制旨

曹昭曰唐玄宗八分書孝經注作小隸字末有御跋草書
字方三四寸碑凡四大片末具列廷臣官勳

王世貞曰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

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采訪始襲公爵此本封爾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邪

趙岫曰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爲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李應祥曰天寶四載唐玄宗八分書孝經在文廟碑洞中顧炎武曰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

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王璠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經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中閒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御注孝經雙石幢記

趙明誠曰在莫州唐楊諫撰劉景廉八分書開元二十二

年十二月

宋石刻草書孝經

一卷

佚

江少虞曰淳化三年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御草書千字文一卷付祕閣李至請於御製祕閣贊碑陰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俾周興嗣以韻次之詞理固無可取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乃百行之本朕嘗親書勒之碑陰可也因賜李至

玉海太宗御草孝經一卷刻石祕閣

宋建康府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御書孝經賜秦檜真草相閒守臣晁謙之刻石郡學檜及謙之跋於下今存經火不全

湖州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徐獻忠吳興掌故曰高宗御書孝經紹興十四年太守張宇立石在州學

常州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毘陵志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淳熙中守臣林祖洽立在

州學御書閣

句氏中正石刻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佚

宋史新編句中正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命藏於祕閣

虞淳熙曰中正受詔以三體書孝經摹石

楊氏南仲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佚

昌州石刻古文孝經

一卷

佚

王象之曰碑在昌州北山元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按今文先出於漢初而古文與尚書同出於孔子壞宅今文已盛而古文獨不得列之學官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及明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經為古文者益微矣司馬光范祖禹皆曾繳進光謂始藏之時去古未遠其書最真祖禹又為之說亦云古文庶得其正

盛熙明曰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者

李氏師德石刻孝經

一卷

經義考

卷二百九十一

七

佚

師德序曰萬勝使鄉里無秋毫之損雖功烈不大著於時與妻子剽掠拱手受刃者蓋有閒矣事之本末見吳王祠之石刻焉師德獲嗣其後天不降造及長而孤惻然一身思願竭力以事朝夕其可得乎聖人之經孝為大行為人子者不得躬而行之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每一念之不覺涕之無從且父母之愛於子孫非止鞠之育之衣之食之而已凡一言一行常恐恐然慮其有所失而淪於非道也逮夫啓手足之際尚諄復戒之飭之不能已者誠以愛之心無有窮盡也以不可窮盡之愛而限以死生之變該人情之所不足也師德雖不敏上焉既不得竭力於其親下焉敢忘於愛之乎良田廣居不足以有之也兼金美玉

不足以寶之也可寶而有之者惟聖人之言乎聖人之言布在方策爛若日月至於立身治家事君事親其章句較然而易曉者無如孝經之為最竊願摸之堅石一植之於先壠一置之於縣庠以示其後復愧於聲迹曖昧不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取重來世是用購求甚貴而有名於時者人題一章益之以叙得一十九人復且名之庶有託焉司馬遷曰閭巷之人欲砥名勵行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師德竊慕之是不徒使後之孫子知吾愛之之至亦庶幾不肖之迹附見於來今又以鄉里之光傳諸永永而無窮已也朝請郎勾當東京排岍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李師德叙元祐元年三月初九日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劉定書

莫旦吳江志曰孝經石刻舊在縣庠景泰中尚存然則李師德蓋吳江人也

徐師曾吳江志曰吳江縣學宋大中祥符始作元祐中乃竟邑人李師德刻孝經於石樹其中自為序

亡名氏石刻孝經

未見

曹昭曰吉安府學有真楷小字孝經今不完不知何人書明國子監石刻孝經

一卷

存

按萬歷閒蔡毅中進孝經注於朝毅中復刊石嵌於國子監西廂左壁今尚存

席氏益石刻孟子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孟子十四卷皇朝席益宣和中知成都刊石置於學官云偽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成於孔子豈有闕邪其論既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顙為類不可勝計

趙希弁曰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一終

經義考

卷二百九十一

三

曾孫賜書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壁

唐太學壁經

佚

封演曰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莫準詔儒官
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撰
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
李肇曰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為讀書不
如寫書

通鑑注大歷中張參為司業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

壁

按唐舒元興問國學記云元興欲觀禮於太學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朱門門闔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云會要通典諸書不詳論堂之制後學不知疑論堂為講堂之誤故具疏之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勅覆定九經字體令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準

冊府元龜鄭餘慶以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元和十三年十一月以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奏請率文武俸祿修廣兩京國子監十四年十二月又奏請京官每月料錢每貫抽一十文以充國子監造先師廟并繕壁經制可又曰開成二年八月翰林待詔唐彥度狀張參五經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依字書商較是非取其適中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謬誤勅旨依奏

劉禹錫記曰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污蠟泮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齊皞實尸之博士韋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軼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

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跡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校讎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旣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旣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絃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於藝文云

按唐新舊史均不爲齊皞立傳新書宰相世系表羸州齊氏皞京兆府司錄參軍而不言其官祭酒昌黎韓子集有送齊皞下第序文稱高陽齊生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生所云名相者映也王定保摭言載隴西李舟與映書稱三十三官足下韋公肅舊史無傳新書入之儒學諸臣之列表云是逍遙公房元和初太常博士兼修撰

王履貞賦云國家覃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剪遺文以辨謬俾雅誥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載盛敷學旣闡廓宇斯分飾素壁而照月構丹梁而結雲於是集青衿之侶延鴻鶴之羣貞八索起三墳採

典謨之論翳次編簡之續紛稽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
真背僞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既科斗
之互缺亦魚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定
茲金簡規程邈之隸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
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擇五色之毫端粲
爾其采昭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刊錯綜既
備班列有次欲昭明於六書先褒貶於一字俾去顛訛之
惑用全述作之意苟不絕於韋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
戈爲武反正爲文將爲後生之式必憲先王之法爰及垂
露懸鉞鶴頭蚊足酌前後之模楷爲後來之軌躅瞻彼垣
墻代茲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先王之修則曲禮
三千習以孔門之徒則冠者五六所謂一人作則京國儀
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示人範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經旣
文明於天下宜遠域而來庭

按是賦載文苑英華當日試官以六經典法刊正
文字爲韻篇中旣有俾四海之同文句不應後復
轉入文韻且法韻在乏部韻雖險亦無止押一字
之理然則反正爲文句非文字有誤必其下尚有
闕文刊本失去也

郭忠恕曰五經文字以屯涉倫卦之屯音豚其濫讀有如
此者又五經字書不分校校張氏皆从木非也 又曰驗
張司業云久訛而不敢改其順非有如此者
錢易南部新書曰大歷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
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

按此正張參爲司業時事

釋贊寧續高僧傳大歷中勅定四分律疏建中改元其年五月疏草畢六月望勅僧圓照依國子學大歷新定字樣抄寫進

程大昌曰知者創物雖則云創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知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聖帝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爲碑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於唐張參輩於五經文字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槩經史其故何也

王應麟曰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

文宗時人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鑱石也

按張參自序五經文字有云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互發字義書於屋壁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所謂十年夏者大歷十年也今西安府碑洞石刻九經後附五經文字於參序十年句上增貞觀二字論世者遂疑不能決攷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蓋參在開元天寶閒舉明經至大歷年爲國子司業無足異者其貞觀字不知何妄人所增宋錢塘陳思撰書苑菁華卷中載參序無此二字而後有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國子司業張參序一十六字讀之積疑始釋可知

碑洞石本非唐人之舊矣

又按劉夢得國學新修五經壁記稱參爲名儒參所書壁經至發題以試士今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辭有曰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曰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詞之至矣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作史者宜以參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其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而已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

唐參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倚撫星宿遺義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惟因參所詳定文字務從簡要以便士子作式不能如說文釋文之詳此學者所易忽因之未有開雕者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二終

曾孫昌淳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鏤板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勅差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顥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

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勅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勅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

冊府元龜長興三年四月勅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注今更於朝宮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段顥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員外

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悞馬鎬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鏤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遷轉官資時宰相馮道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廣順三年六月田敏獻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投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

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勅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攷訂刊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襲衣繒綵銀器并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樊倫爲國子司業太祖廣順末尚書左丞田敏判國子監獻印板九經書流行而儒官數多是非倫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搆致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玉海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

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鑄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木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木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禮記則胡廸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咸平元年正月劉可名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二月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清王渙劉士元與焉五經正義始畢三年一月命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九月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及直講

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賜宴國子監昺加一階餘遷秩十月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備矣景德二年五月幸國子監歷覽書庫觀羣書漆板問祭酒邢昺曰板數幾何昺曰國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悉備帝曰非四方無事何以臻此因益書庫十步以廣所藏又詔褒之九月命侍講學士邢昺與兩制詳定尚書論語孝經爾雅文字先是國子監言羣經摹印歲深字體訛缺請重刻板因命崇文檢討杜鎬諸王侍講孫奭詳校至是畢又詔昺與兩制詳定而刊正之祥符七年九月又并易詩重刊板本仍命陳彭年馮元校定自後九經及釋文有訛缺皆重校刊板天禧元年九月詔國子監羣書更不增價五年

五月令國子監重刻經書印板以歲久刊損也

宋史藝文志曰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人全書

又李至傳雍熙中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閒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謬真宗命擢官詳正

又邢昺傳景德二年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板幾

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典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又趙安仁傳國子監刊五經正義板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之

長編咸平四年先是詔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九月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摸印頒行賜宴國子監並加階勲於是九經疏義悉具矣

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技九經鏤本於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雋定頒布於是經書大備

楊億曰雍熙中太宗以板行九經尚多譌謬俾學官刊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檢左傳諸儒引以爲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勅經籍訛舛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正持以語維維不能對

孔平仲曰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於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母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葉夢得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摸印之法人以藏

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又曰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江少虞曰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之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

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銀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一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載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爲予群從所得至今保藏之

洪邁曰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嶷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

王明清曰母邱儉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閒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鏐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有鏐書五經印本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朱子曰建陽板本書籍上自六經下及訓傳行四方者無

遠不至

朱翌曰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爲正

戴埴曰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閒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岳珂曰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爲宗而不能無譌謬脫畧之患

監中大小本凡三歲久磨滅散落未有能修補之者

蓋京師冑監

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

遠

晁公武云公武守三榮嘗對國子

蓋多昔議者謂太和石本

授寫非真時人弗

所摸長興板本讀

之許而以長興板本爲便宋朝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柯山毛居正諡父以其父晃所增注禮部韻乾淳間進之朝後又校訂增益申明於嘉定之初其於經傳亦既博攬精擇辛巳春朝廷命冑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諡父遂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詞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而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諡父以病目移告事遂中輟自時厥後無復以爲意矣子每惜之誓欲修刊有所未暇且以世所傳本互有得失難於取正前輩謂興國

于氏及建余氏本爲最善逮詳考之亦此善於彼爾又下本音義不列於本文下率隔數葉始一聚見不便尋索且經之與注遺脫滋多余本間不免誤舛要皆不足以言善也今以家塾所藏 唐石刻本 晉天福銅板本 京師大字舊本 紹興初監本 監中見行本 蜀大字舊本 蜀學重刊大字本 中字本 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 潭州舊本 撫州舊本 建大字本 俗謂無比九經 俞紹卿家本 又中字凡四本 婺州舊本 并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 又以越中舊本注疏 建本有音釋注疏 蜀注疏 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固自信以爲盡善正恐掃塵隨生亦或有之也

李心傳曰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殘闕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先是王瞻叔爲學官嘗請摹印諸經義疏及經典釋文許郡學以贍學或係省錢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許之令士大夫仕於朝者率費紙墨錢千餘緡而得書於監云

李燾曰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讐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字使學者不惑太宗朝又摹印遷固諸史與六經並傳於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版訛駁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勘驗矣

祝穆曰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爲圖書之府

洪咨夔曰前代書皆楮素傳抄至五季始有六經墨板今則靡書不板矣

羅璧曰蔡氏有云古書自篆籀變而爲隸竹簡變而爲縑素縑素變而爲紙紙變而爲摹印摹印便而書反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爲常與器物等藏之者祇觀美而已予謂書少而世不知讀固可恨書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書猶未有摸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槩粘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冊子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

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鐫本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乃盡弛此禁然則士生于後世者何其幸也

王應麟曰唐陸德明尚書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

宋鑑紹興五年二月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版不論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賃之直從之

中興館閣錄祕書省石渠在祕閣後道山堂前東廊圖書庫祕閣書庫經庫西廊祕閣書庫印板書庫編修會要所北爲印書作 又曰祕閣書庫儲藏諸州印板書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冊

中興館閣續錄淳熙十三年九月祕書郎莫叔光上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爲重凡搢紳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監司郡守搜訪得之往往鋟板以爲官書然所在各自板行與祕府初不相關則未必其書非祕府之所遺者也乞詔諸路監司郡守各以本路本郡書目解發至祕書省聽本省以中興館閣書目點對如見得有未收之書即移文本處取索印本庶廣祕府之儲以增文治之盛有旨令祕書省將未收書籍徑自關取

潛說友曰書板庫在著庭之右

高麗史文宗十年八月西京留守報京內進士明經等諸業舉人所業書籍率皆傳寫字多乖錯請分賜祕閣所藏九經論語孝經置於諸學院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十二年四月知南原府事試禮部員外郎李靖恭進新雕三禮圖五十四版詔置祕閣肅宗六年三月制以祕書省經籍板本委積損毀命置書籍鋪於國子監移藏之以廣摹印

按高麗史所稱文宗仁孝王徽也肅宗明孝王顯也文宗以宋仁宗慶歷七年立肅宗以哲宗紹聖二年立

元史太宗八年夏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世祖至元四年改經籍所爲弘文院六年九月徙

平陽經籍所於京師十二年九月括江西諸郡書板十五年三月遣使至杭州取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二十七年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

吳澂曰古之書在方冊其編袞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經師率口傳而學者以耳受有終身止通一經者焉可謂難矣自紙代方冊以來得書非如古之難而亦不無傳錄之勤也鋟板肇於五季筆工簡省而又免於字畫之訛不謂之有功於書者乎宋三百年閒鋟板成市板本布滿於天下而中祕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

虞集曰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世家濟寧之鉅野去闕里二百里而近頻遊孔林先是六經板本中原絕

少學者皆自抄寫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君大父謙齋翁諱從原欲刻梓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君從事江右憲幕辟澗閩掾製錦海濱秩滿少閒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版加厚字加大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模印以應四方之求焉吾邱衍曰刊書板始於周邦彥謂之倚書牀見周美成文集

趙希鵠曰鏤板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已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

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謝應蘭曰古者毫楮未興書用刀筆故六經往往口傳耳受不能無誤然識者正焉其失猶未遠也毫楮既作書道乃備轉相傳寫譌謬滋多至近代板刻之誤人不敢遽易者況俗徒規利至有節去其辭章斷句裂以誤學者正復不少然板本既行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之固亦有功名教矣

楊守陳曰古之書汗簡裁帛點漆磨石液筆書刀削皆科斗文字篆籀分書益甚難也漢魏閒始有今紙墨與楷書筆之易矣然未有不筆而成書者至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傳亦未廣後唐

以降迺有木板昔以梓今以梨刊摹甚便於是五經皆有印本徧天下人不復傳寫易易甚矣

陸容曰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手自抄錄聞五經印板自馮道始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板惟國子監有之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閒書籍印板尚未廣今各處書板日增月益動刊無益詩文攷元時詔書籍必經中書省看議過事下有司方敢刻印想當時無擅刻者此法甚好

郎瑛曰印板在唐時少有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然板本最易得未免差訛宋時試策以爲井卦何以無彖正坐闕本失落耳蓋閩俗專事取利書坊村夫遇各省所刻書價高即便翻刻卷數目錄相同而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

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購之嗚呼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爲利而使古書不全爲斯文計者寧可不深懲之乎

南雍志洪武十五年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

實錄永樂二年二月乙未命工部修補國子監經籍板

太學志弘治四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上言國子監所有東西書庫屋既隘陋地亦卑濕以致各樣書板朽壞日甚所損匪細乞改爲東西書樓上以爲庋置之所下以爲印造之局不惟經籍之奉安極其高潔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如此則歷代緊要書板不致朽壞散漫矣嘉靖十五年祭酒呂柟上言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復

爲之圖解乞勅部重刊印裝一二百部以便諸生肄業從之

南雍續志萬歷二年祭酒張位上疏謂辟雍乃圖書之府故自昔辨譌證謬必以祕書及監本爲徵今監有十七史而十經注疏久無善本請命工部給資鏤刻西庫見存四書集注板四百五十一面易經傳義板五百一十三面詩經集注板三百四十二面書經集注板三百二面春秋四傳板八百九十三面禮記集說板七百一十八面東庫見存論語集注考證板五十面

天下書目北京國子監所藏經籍版周易二十三片周易音訓二十五片書傳二百五十六片又大字書傳二十五片喪禮一千二百八十三片論語一百六十七片論語正

文一十八片論語集注三十五片論語集義六百二十七片孟子二百片孟子集注六十片孟子節文五十六片孟子集義數闕中庸七十八片中庸集義二百八十二片大學四十五片大學集義二百三片

按喪禮自許敬宗等刪去國恤先儒論議之存於今者僅杜氏通典所載餘皆散佚無稽國子監舊存一千三百餘版未知何代何人之書惜乎今亦亡矣

楊慎曰孟蜀後主崇尚六經恐石經本傳流不廣乃易爲木板宋世稱刻本書始於蜀也又曰宋世書傳蜀本最善

胡應麟曰葉少蘊云世言雕本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

五經始馮道耳柳玘訃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麈錄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玘後也載閱陸子淵河汾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玘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何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耶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槩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又口今人事事

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寢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爲印摹卷軸一變而爲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亦未爲不厚幸也

顧起元曰宋史藝文志云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沈括夢溪筆談以爲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是後唐時事柳玘訃序又云常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

則群集皆有之也

秦鏐曰刊板昉於五代至宋咸平始頒州縣較漢唐石經傳布廣矣

徐學聚曰嘉靖五年時建陽書坊刊本盛行字多訛舛巡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邵銳疏請專設儒官校勘經籍上允其請特遣侍讀汪佃行詔校畢還京勿復差官更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終

孫沐嘉履校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著錄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略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爾雅附孟子十一篇

按班固漢書依七略作藝文志誠良史用心而史家體例之不可少者也其後惟袁山松撰後漢書亦有藝文志顧不傳他若晉有荀勗中經簿元帝書目義熙祕閣目宋有殷淳四部王儉七志齊有永明祕閣新錄梁有文德殿尚書閣華林園諸書任昉所部劉孝標所校殷鈞祖暉阮孝緒所撰名錄乃自晉以下國史皆無述焉至隋書始勒成經籍志附著七錄之目於下經典藉是略存而劉知幾反訕之謂騁其繁富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抑何見之褊乎

梁阮孝緒七錄序略曰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遺文隱記頗好搜集自宋齊以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

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於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劉向校書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有六藝略今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易部五百九十卷尚書部一百九十卷詩部三百九十八卷禮部一千五百七十卷樂部二十五卷春秋部一千一百五十三卷論語部四百一十六卷孝經部一百四十四卷小學部三百一十三卷內見於隋志統計四千七百一十卷又術伎錄緯識部二百五十四卷

按阮氏七錄其書久亡僅附見於隋經籍志注闕焉不詳唐終南山釋道宣撰廣弘明集特載其序

目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也今節錄之

隋書經籍志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宋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隋平陳以後經籍漸備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唐武德元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汴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漸濡殘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易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計亡書八百二十九卷書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部八十九卷

亡書合四十一部亡書部九十六卷詩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部九十六卷

禮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部九十六卷

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計亡書部九十六卷

孝經十八部六十三卷通計亡書部九十六卷

論語爾雅五經六經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部九十六卷

緯十三部九十二卷通計亡書部九十六卷

儒家類孟子三家二十八卷亡書部九卷

唐六典祕書郎掌四部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景丁為之部甲部為經其類有十一曰易以紀陰陽變化二曰書以紀帝王遺範三曰詩以紀興衰誦歎四曰禮以紀文物體制五曰樂以紀聲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紀行事褒貶七曰孝經以紀天經地義八曰論語以紀先聖微言九曰圖

緯以紀六經讖候十曰小學以紀字體聲韻易六十九部
五百五十一卷書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七卷詩三十九部
四百三十三卷禮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樂
三十二部一百四十三卷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
孝經一十八部六十三卷論語并五經異義七十二部七
百八十一卷圖緯一十三部九十二卷小學三部四十六
卷

王錯曰開元五年寫四部書以充內庫共二萬五千九百
六十卷一曰甲爲經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
韋述曰開元十九年冬駕發京時集賢院經庫凡一萬三
千七百五十三卷用白牙木書軸赤黃暈帶黃牙錦花織
竹書帙籤天寶三載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

唐會要開元七年九月勅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十九年冬
車駕發京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千卷經庫一萬三
千七百五十二卷二十四年十月車駕從東都還京勅百
司從官皆令減省集賢書籍三分留一貯在東都至天寶
三載六月四庫更造見在庫書目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
卷

舊唐書經籍志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侍
宴言及經籍彖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嘗令
宮人主掌所有殘闕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
爲朕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
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九年十一
月殷踐猷王愜韋述余欽毋巽劉彥真王灣劉仲等申修

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沖奏上之自後
毋斐又畧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
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沒舊籍亡散文宗時鄭覃侍
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爲言詔令祕閣搜訪遺文日令
添寫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廣明初
黃巢再陷兩京曩時遺籍無存昭宗即位祕書省奏曰常
省元掌四部御書共七萬餘卷廣明之亂一時散失省司
購募尚及二萬餘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萬八千卷
竊知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收在本軍望付當省按其殘缺
漸令補輯從之及遷都洛陽又喪其半今錄開元四部諸
書以表藝文之盛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爲經其
類十二一曰易二曰書三曰詩四曰禮五曰樂六曰春秋

七曰孝經八曰論語九曰圖緯十曰經解十一曰詁訓十
二曰小學凡經錄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
一卷易七十八部凡六百七十三卷尚書二十九部凡二
百七十二卷詩三十部凡三百十三卷禮一百四部凡一
千九百四十五卷樂二十九部凡一百九十五卷春秋一
百二部凡一千一百八十四卷孝經論語六十三部凡三
百八十七卷經緯七經雜解三十六部凡四百七十四卷
小學一百五部凡七百九十七卷又儒家類孟子四部三
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
而益明今著於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易七
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

失姓名一家不著錄十
一家三百二十九卷

書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不著錄四家二十卷詩二十五家
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不著錄三卷禮六十九家
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不著錄十卷春
秋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不著錄二卷
孝經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六卷
論語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三家不著錄二卷
識緯二家九部八十四卷經解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
八十一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十卷小學六十九家一百三部
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卷又儒家類孟子
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太祖太宗真宗易二十七部二百四十卷書十一部一
百一卷詩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禮四十部一千五十六

卷內十一部儀注春秋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論語十六部一
百三十九卷孟子五家二十七卷孝經六部十卷經解十
五家一百七十一卷識緯四部三十二卷小學六十七部
六百八卷

孫逢吉曰龍圖閣藏太宗御書閣之四壁設五經圖其下
立六閣經典閣三千三百四十一卷

按岳珂愧郗錄載龍圖閣經典卷帙與孫逢吉職
官分紀同

李燾曰龍圖經典閣為卷三千七百六十二

按林駟源流至論載龍圖閣經典卷帙與李燾長
編同

長編景祐元年閏六月辛酉命翰林院學士張觀知制誥

李淑宋祁編三館祕閣書目仍命判館閣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視之慶歷元年十二月己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先是景祐初以三館祕閣所藏書其間亦有謬濫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為總目至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

崇文總目易一十八部一百七十一卷書七部八十一卷詩八部一百一十五卷禮三十三部一千九十七卷樂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一卷春秋三十三部三百九十六卷孝經五部九卷論語一十三部二百一十卷小學二十八部三百卷

按崇文總目當時撰定諸儒皆有論說凡一書大

義必舉其綱法至善也其後若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等編咸取法於此故雖書有亡失而後之學者覽其目錄猶可想見全書之本末焉乃夾漈鄭氏持論謂崇文目錄每書之下必著說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為之說又何用一一強為之說使人意見於是紹興中改定此書僅存六十六卷之目悉去論說書之散佚者學者遂無由知撰述之本旨矣幸而尚存其概者則鄱陽馬氏之功也

宋兩朝志

仁宗英宗

易十一部七十三卷書二部一十三卷詩

一部一卷禮三部五十二卷

內一部儀注

春秋十七部一百一

十四卷論語二部二十卷孝經一部一卷經解二家七十九卷小學二十部六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

神宗 徽宗 欽宗

易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書一十

二部一百二十卷詩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禮二十五

部三百六十七卷

內一部 儀注

春秋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論語十三部七十八卷孟子九家九十二卷孝經六部五

卷經解四家一百九十五卷小學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易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

六卷書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詩五十三家

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禮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

百六十五卷春秋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

百七十一卷論語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孟

子二十一部二百八十五卷孝經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

十九卷經解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讖緯三家五部十

二卷小學一百三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

三卷

紹興中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易三百三十七卷書

四十二卷詩一百六十二卷禮四百六十六卷春秋一百

三十三卷孝經一十四卷論語九十九卷

宋史藝文志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次神哲

徽欽四朝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

四朝於兩朝亦然自太祖至寧宗為書凡四志藝文者前

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刪其重複合為一志易二

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

不著錄十九部 一百八十六卷

書六十部八

百二卷

不著錄十三部 二百四十四卷

詩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二十卷

不著

錄十四部二卷禮一百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不著錄
百四十四部六卷春秋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不著錄
十九部八卷孝經二十六部三十五卷不著錄二部六卷論語七十
三部五百七十九卷不著錄八部經解五十八部七百五
十三卷不著錄九部一爾雅十五部九十九卷又儒家類
孟子三十部三百一十四卷
柯維騏宋史新編藝文志易二百三十一部一千八百四
卷書七十三部一千一十五卷詩一百部一千三百三十
四卷禮一百三十三部二千卷春秋二百六十三部三千
二百六十五卷孝經二十八部四十二卷論語八十二部
六百五十一卷孟子二十八部三百九卷爾雅九部五十
四卷經解五十二部七百六十八卷

鄭樵通志略易二百四十一部一千八百九十卷書八十
部五百九十八卷詩九十部九百四十二卷春秋二百四
十六部一千三百三十三卷又外傳九部一百三十二卷
孝經六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論語六十五部四百八十
二卷爾雅二十四部一百三卷經解五十八部七百四十
四卷周官二十一部二百六十五卷儀禮十五部一百一
十八卷喪服傳八十八部三百四十七卷禮記四十九部
八百一十八卷月令十七部五十六卷三禮及圖十六部
三百九十卷參同契十九部三十一卷孟子九部五十卷
按夾漈鄭氏疑詩序之非古而所輯六藝略反信
偽三墳書爲真未免多學而寡識也

馬端臨經籍考易一百七家一千七十六卷書四十四家

五百五十卷詩三十五家四百八十九卷禮六十一家一千八十四卷春秋九十六家一千五百二十八卷孝經十四家一十八卷論語四十三家四百二十八卷孟子二十七家二百七十一卷爾雅十一家七十六卷

元祕書志至正二年五月簿錄在庫書先次送庫經六部一百一十三冊後次發下經書二百四十四部二千一百四十五冊續發下經一百六十六部一千九百四十六冊

按元祕書志十一卷至正二年著作郎王士點著作佐郎商企翁同編統計經類四百一十六部四千三百四冊而史子集不與焉元之儲藏富矣惜不分著其目而洪武初修元史命呂復歐陽佑等采書北平當時若一關取則諸書具在以撰藝文

志無難顧元史闕焉不能不致憾於宋王諸公也

明文淵閣書目易七百六冊書二百八十二冊詩三百八十八冊春秋一千一百四十一冊禮一千四百二十九冊經解二百七十四冊四書八百五十冊

按古書著錄未有不詳其篇卷及撰人姓氏者故其卷帙寧詳無略殷淳四部書目三十九卷毋隄古今書錄四十卷王拱辰等崇文總目六十六卷陳騭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而殷踐猷等羣書四錄多至二百卷昔之人豈好騁其繁富哉蓋以述作者之意俾論世者知其槩焉爾迨明正統六年少師楊士奇學士馬愉侍講曹鼐編定文淵閣書目有冊無卷兼多不著撰人姓氏致覽者茫然自

失其後藏書之家往往效之雖以葉文莊之該洽而萊竹堂目都不分卷鄞縣范氏天一閣目亦然惟涿州高氏百川書志連江陳氏一齋書目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周藩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目錄皆詳列篇卷姓名而祁氏於類書說部文集中遇有經解悉行列出差足法也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易一十九冊書五十冊詩七十二冊春秋七百一十九冊禮一千三百二十五冊孝經一十九冊論語一百冊孟子六十七冊爾雅四十九冊經解二百四十五冊四書三百九十一冊

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

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迨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於軍前以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宋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且括西江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閒勅翰林院凡南內所儲書各取一部於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積送北京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不特合宋金元之所遺而匯於一旦奉使者復命必納書於庫縹緗之富古未有也惟因著錄者不詳篇卷不著撰人故遠遜崇文中興館閣諸目攷唐宋元

藏書咸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負
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祕書顧責之典籍一官
守視其人皆貲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
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
主陳氏其有稍別於學官所頒者輒獲罪戾以是
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祕省所藏土
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迄萬歷乙
巳輔臣論內閣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
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惟
地志僅存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畧述作者之
旨較正統書目大為過之惜已殘闕無足觀有識
者惟有撫卷浩歎而已

千圻續文獻通考易一百七十四家書八十七家詩六
二家春秋一百二十八家禮九十六家論語五十六家
子二十一家四書六十二家孝經一十二家經解四十二
家

按王氏續通考本以續鄱陽馬氏之書乃中間有
卷帙者僅十之一二而已兼之世次之後先紊亂
名字之稱謂錯雜典籍之篇目重複其牽率為已
甚矣亡友嘉定陸元輔翼王毅然欲別撰續經籍
攷一書以洗王氏之陋窮年抄撮積至數十冊未
經刪定而歿然元明遺籍索隱抉微不少又晉江
黃虞稷俞邵在明史館分撰藝文志撫采特詳二
子皆功崇稽古者也

朱睦㮮授經圖諸儒經解周漢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國朝三十九人經解凡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萬一千七十一卷

按西亭王孫授經圖原本所載如右錢塘龔御史翔麟未仕時刊於白門俾黃徵君虞稷增益之凡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經解凡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易二千二百一十八卷書一千二百四十九卷詩一千五百七十八卷春秋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三禮四千一百三十九卷孝經一百九十九卷論語一千三百七十四卷孟子四百三十九卷爾雅三百九卷羣經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四書六百五十一卷

按焦氏經籍志萬歷中分撰明史而作以曰國史經籍志既非據見存之書而歷代史所載又重複錄且考證未詳方諸鄭氏通志又遜之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四終

王孫休承覆校

